

索魂密令下达，目标不得死！

毛骨悚然的无头女尸，离奇消失的美貌花魁，匪夷所思的连续命案……
阴险狡诈的凶徒制造出天衣无缝的假象……
掩盖真相的外壳不断剥落，真相触目惊心！

焱舞绯焰 著

消失的琴音

古代密室本格推理小说

挑战思维极限的作案手

令人目瞪口呆的精巧机关！

不看到最后，不容喘息！

广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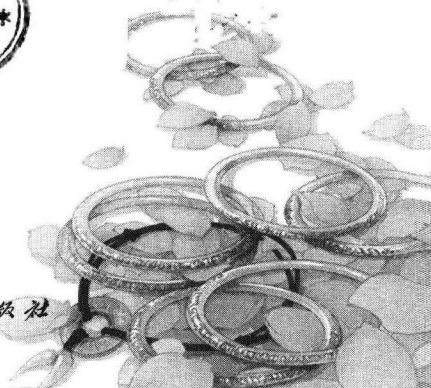
消失的琴音

焱舞绯焰 著

XIAOSHI DE QINYIN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失的琴音 / 焱舞绯焰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219-08168-6

I. ①消… II. ①焱…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61998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王晓雪
责任编辑 覃结玲
责任校对 周娜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168-6/I·1601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序章 神秘夜访	001
第一章 盛况空前的摘花宴	005
第二章 消失的琴音	041
第三章 幸运阁命案	062
第四章 锁上门的是谁	094
第五章 案发当日的幸运阁	121
第六章 尸体无首之谜	147
第七章 神秘的黑衣人	173
第八章 荒庙血案	214
第九章 凶手的诡计	230
第十章 水落石出	259
尾章 音渺	287

序章 神秘夜访

永淳八年，紫龙国京城临安一隅。此处虽远离繁华之地，却街宽巷深，两旁尽是朱门绿瓦、气派非凡的高宅大院。

远处，更夫在大街上边敲着梆子边拖长了尾音高喊着：“二——更——”

咚、咚。仿佛与更声呼应，两声谨慎的叩门声在其中一家门前响起。

良久，门扇打开一条缝隙，微弱的灯光透出，从门缝里露出半张脸。“什么事？”发问的人语气甚是不耐烦。

叩门者低声答道：“求见你家主人。”

“已经睡下了！”

“那么你将此信马上交与你家主人。”一封信通过门缝塞入开门仆役的手中，叩门者语气森然地补充道，“马上！否则不知你家主人将会如何惩治你……哼哼。”

毫无笑意的冷笑，吓飞了仆役的傲慢，他连忙关上门，拿着信往里面奔。

“赶快请进来！”阅信后主人充满紧张的这句话，让仆役察觉到自己刚才做错了事，急忙飞跑回前门，恭敬地请叩门者入内。

叩门者衣着如乡下人，头上戴的草笠深深压至眉梢，大半边脸掩藏在草笠阴影里，只剩一个光滑无须的下巴显露在微弱的灯笼光下。他昂首阔步随着殷勤的仆役，来到宅院深处，步入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头的两间屋子中的一扇屋门已经打开，一条人影站在门旁恭候来者。

叩门者闪身进入。门旁人影招手让仆役靠近，在他耳旁低语：“守在院子门外，别让任何人进来。”稍一停顿，又补充道：“还有，不要告诉任何人今晚有人来找过我，是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你家远房亲戚来找，明白了？”仆役连忙点头。屋门随即被关得严严实实。

仆役怀着畏惧的心情站在院子门旁，瞪大眼睛警戒着四周。

同时，坐落在繁华的大街上的一家青楼后门外，一名小厮叩响了木门，小声念道：“高山流水。”

木门应声而开，一只小手从门缝中伸了出来，手中有一封信。“觅知音。”里头一个稚嫩的嗓音回应小厮。

小厮一听笑了，“没错。”从那只手中抽过信函，过程中用指尖轻划过拈信的小手手心。

门内人发出一声隐隐的抽气声，连忙收回了手。

小厮发出偷笑声，一手将信函收入怀中，带着狐狸偷到

鸡的满足笑意转身离去。

明亮的灯盏光线照射下，信笺很快被展开了，一朵压扁的香花被夹在信中。一只养尊处优的年轻男子的手捏起香花，凑在鼻尖下嗅，笑意如湖面荡漾的涟漪般，自男子嘴角、脸颊、眼角至眉梢，晕开在英俊的脸上。

“蝴蝶儿，晚春时。阿娇初着淡黄衣，倚窗学画伊。”年轻男子轻声读着信笺，双眸熠熠生辉洋溢着浓浓爱意。“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无端和泪拭胭脂，惹教双翅垂。（张泌《蝴蝶儿》）”

接下来的文字年轻男子并没读出，只是默默地看着，脸上笑意渐隐，眉头轻拢，一丝愁颜漫上脸庞，最后竟幽幽地低叹了一口气。

“备墨。”男子吩咐道。

一旁侍候的仆人连忙铺纸，磨墨。

男子提笔在纸上写下：春色迷人恨正赊，可堪荡子不还家？细风轻露著梨花。帘外有情双燕颺，槛前无力绿杨斜。小屏狂梦极天涯。（顾夘《浣溪沙》）

然后在词后附上一句：“此事尚需从长计议，卿且安心，吾定当不负卿。”

把写好的信函叠好，男子对仆人说道：“叫童儿送去。”

“这么急？公子，现在快三更了。”

“好吧，明晚送去也行。”男子焦躁地挥着手，蹙了眉在房里踱起步来。

仆人拿了信退到房外。

在房里转悠了数圈，男子忽而停下步子，静静地立在房中。窗外院落里头虫鸣唧唧，屋内一灯半明。

背剪着双手，男子语气坚定地道：“只能这么办了！”

数日后，坊间风闻，滢香楼将在七夕为一直卖艺不卖身的花魁琴音举行摘花宴。一时间街知巷闻，这事成为临安城里众人的谈资。然而，让这场华丽摘花宴名动京城的并不是美丽多才的花魁，也不是英俊多金的公子哥儿，而是诡异的无首女尸。

注：

★ 本文为架空中国历史背景，虽以唐宋风物、典制为基础，史上并无其人、其事、其史，请勿与真实历史比照。

★ 为了清楚说明情况，舍古时的丈量单位和时间单位，取现在法定计量单位和常用时间单位。

第一章 盛况空前的摘花宴

七夕，上午十一时，西市口外。

高高竖着的旗杆上白幡飞扬，几名披枷戴锁的罪人被狱卒押入刑场，披头散发的罪人被命跪下。监斩官向看热闹的人群宣读其罪状。

围观人群议论纷纷。

一名屠夫模样的汉子说道：“今年处决犯人这么早，七夕就开斩了。”

小贩打扮的老者搭话道：“好像事情都在赶着这朝似的，滌香楼也选了今天让花魁破身呢。”

一望即知是穷酸书生的男人抚着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叹息道：“可惜小可已经年逾三十……”

屠夫发出嘲笑声，“嘿嘿，就算你才二十，买得起五十两银子的花券？”

老者说道：“好像只要买下花券就能进入滌香楼。”

卖烧饼的汉子点头说道：“没错，只是三十岁以内才可以竞花。而想与琴音一度春宵的话，可是要再花大把大把银

子的。”

一名农夫发出疑问：“咦，五十两银子也只是买一桌看热闹的席位？”

书生说道：“非也，仅是一席之地而已。”

众人咋舌。

“要是你有钱住一宿隔壁幸运阁客栈也能不花一分钱凑个热闹。那客栈的老板为了抢同业的生意，可是放话了，住宿一晚送一席摘花宴席位！”

“那还不是一样？那家客栈一晚的价钱可不菲！”

“只有非富即贵之人才看得起这热闹啊！”

“那漆香楼的老鸨打的就是富贵人家的主意。”

“只要被富贵人家的公子看上了，即可从良赎身，老鸨也能大捞一笔。”

“听说，那琴音可是漆香楼老鸨的亲女儿。”

“咦，是吗？怪不得搞那么大的排场呢。”

“那老鸨大概打的是选个好人家，送自家闺女进去做个小的，一生衣食无忧的如意算盘。”

“想得倒是美，不知能如愿不？”

“管他呢，我们只是看热闹的。听说那琴音长得可美！”

“十八如花正堪采呀。听说上面那个待斩的小女子也是十八的黄花闺女呢。”

“老兄，你觉得可惜？上面那家子是开黑店的，那贼爹妈让这小女子勾引来往富商，暗地……”说的人做了个斩杀的动作，众人哗然。

“这可是朵毒花!”

“酸秀才，你还替她可惜?”

“不、不、不，小可还想多活几年呢。”

众人议论纷纷的这会儿，监斩官已宣读完毕。一声令下，刽子手高举斩刀……

当日下午四时，繁华的长安大街东。

四个挑夫抬着一个宽和高约一米、长一百四十厘米的大木箱走进了漆香楼隔壁的幸运阁客栈大门。客栈老掌柜上前问道：“这是哪位客官的货物?”

一名貌似头儿的挑夫回答：“山西蒲老板的货物。”

“蒲老板的房间在三楼。阿三、阿四!”老掌柜高声往里面喊，可过了半晌，没一个人应，老掌柜很不高兴地嘟囔起来，“这些懒家伙，全给我跑去看热闹了，看我不扣你们的薪银!”说话间，老掌柜挪动有点儿虚胖的身子取了钥匙，往右楼梯走去。

挑夫们站在客栈门口中央，正望着老掌柜的动作，一名衣着跟老掌柜差不多的中年男子朝挑夫们大声吆喝：“你们别愣在这挡了大人的路!”挑夫们赶忙抬起巨大的木箱挪到一边。

接着数名看上去非富即贵的锦衣男子在中年男子带领下，与挑夫们擦身而过走出客栈门外。

客栈老掌柜在楼梯口朝挑夫们喊：“你们跟上来。”挑夫们再次抬起沉重的箱子，跟在老掌柜身后往楼上走。

走在后方的挑夫回头瞄了几眼适才经过的那一行人，待他们身影消失在门外，才感叹地说：“那些老爷肯定是去参加摘花宴。”

老掌柜听了不屑地哼了哼，“就怨你没投到好胎吧，错投富贵人家隔壁——穷鬼的门。刚才走在中间最年轻的那位公子，可是投花标的正主儿之一呢！”

其中最为年轻的挑夫忍不住议论：“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像怀里掖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

“怀里藏了大把的银票才对。”领头挑夫搭腔。

老掌柜一手扶着栏杆，回身对议论中的挑夫们说道：“你们这些卖力气的家伙，别光站着羡慕人家公子哥儿去喝花酒，赶快把活儿干完领了钱，攒起来讨房媳妇才是正途。”

他们一路说着，登上客栈三楼，走到了金字三号房门前。老掌柜掏出钥匙，捣弄了好一会儿还没能把锁打开。或许是听到动静，右手边四号房的房门打开了一条缝，陶姓男子探头出来。“邵掌柜，怎么是你来待客？”

“别提了，那些懒惰小子扔下一堆事务，全跑去隔壁看热闹了。”老掌柜捣鼓着锁，忍不住抱怨起来。

挑夫一边擦汗一边说道：“也难怪他们，外面可热闹了，待会儿这事完了，我也去凑个趣。”

外头隐约飘来歌舞喜乐之声，让老掌柜更烦躁了。他撇了撇嘴，说话的口气充满酸味，“哼，那些懒惰小子还真敢做，把这么大一个客栈丢下给我一个老头子独自照看！”

陶姓男子问：“店里的住客是不是都去看了？”

“就是呢，大概除了客官您其他人都出去了。那唐三娘这次可是下重本钱，除了琴音姑娘的摘花宴，还在阁楼上安排了歌舞助兴呢！惹得过路行人都挤在那里，那些懒小子就是去看那免费的歌舞去了。”

陶姓男子感叹道：“老掌柜真辛苦啊！”

“就是，那些小子太没良心了！”老掌柜感慨地点点头。得到同情，他满腹牢骚好像减去了不少，不禁对陶姓男子产生了一点儿好感。这陶姓男子是名商人，算是店里的老顾客，平常有点儿冷，不太爱搭理人，没想到今天忽然热络起来，话甚至有些多。不过商人大多都是嘴巴上油的多嘴家伙，这么认为的老掌柜也没怎么特别在意陶商人的不寻常，他热络地问陶商人：“陶老板，您怎么不去看热闹？”

“那个……没啥意思。”陶商人心不在焉地道。

“带了娘子不太方便？”

“也不是……”陶商人显然不太想跟老掌柜攀谈下去。

老掌柜忽然想起陶商人刚才跑来柜台问自己娘子的行踪，随口就问道：“陶老板，找着您娘子了吗？”

陶商人一时愕然，含糊地应道：“呃？啊……嗯……”接着急急开口问：“老掌柜怎么也不去看个热闹？”

老掌柜抬头瞅了陶商人一眼，说道：“我要走了，这客栈不就唱空城计了？”

“也是也是。”

“况且我这七老八十的，还怎么好意思去凑那个热闹？”

“哪里的话，老掌柜是老当益壮。”

一旁的挑夫们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领头的忍不住开口催促：“掌柜的，怎么还没好？”

“你们别催我。”已经搞了半天还没能打开锁，心里着急的老掌柜被挑夫们一催促，动作越发笨拙，烦躁低声骂了起来，“都是阿三那小子，要不是上次他那么不小心把钥匙掉地上，也不会让车轮子给压了。瞧，现在都不灵光了。”

“老掌柜，要不我来帮你？”陶商人钻出房门，顺手掩上门。

“怎么好意思烦劳陶老板啊？”老掌柜嘴上虽然这么说着，左手掏出手帕擦着额上急出来的汗，右手却把钥匙递给了陶商人，他已经毫无办法了。

陶商人摆弄了好一会儿，锁终于打开了。

老掌柜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长气，说了两声多谢就忙着指挥那四个挑夫把箱子抬进房里。看着挑夫把东西放妥当，把挑夫打发走，老掌柜再次拜托陶商人帮忙将门锁上，拿了钥匙就离开了。

目送着老掌柜离去的背影，陶商人掏出方巾擦了擦额角，然后飞快地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了门，闩上门。

下午四时十五分，濛香楼门外热闹非凡，围了好几层看热闹的人。

一辆普遍的马车自街角拐进濛香楼所在的长安大街，车夫吆喝着马匹放缓了步伐。最后，马车停在了幸运阁客栈与濛香楼间的小巷口。一名大约三十岁、衣着整齐的男子挑开

帘子跳下马车，回身掀起一边布帘，从车厢里取了一张踏脚的木凳搁在地上。

马车里伸出一只养尊处优的男子的手，拨开另一边布帘。接着，手的主人优雅地微弯了腰从车厢里钻了出来。那是名衣着文雅的年轻公子，二十七八岁，身形挺拔，头戴藏青儒巾，身穿浅紫儒服，腰间挂着金玉佩饰，面容俊秀，风度翩翩。下地后，年轻公子左手一展洒金纸扇，动作好不优雅。年轻公子伫立在一旁，等候先行步出马车的男子把垫脚凳子收回车厢中。

“是礼部员外郎陆祁安大人。”围观人群中有人认得年轻公子的人，“他果然来摘花了。”

“听说陆二公子是滢香楼的常客，每隔几天就来听琴音姑娘弹琴。”

“对，瞎子都看得出来陆二公子迷上琴音了。”

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

“这次滢香楼的老鸨开摘花宴说不好是顺水推舟，让琴音从了陆二公子之举。”

“我看未必，一定是唐三娘那狡猾鸨母想吊吊陆二公子的胃口，好多刮些财物。”

“才不会！”另一个声音语气激动地插入两人的谈话当中，“琴音是唐三娘的亲生女，是妓女的女儿。而陆二公子是靖安侯正妻的次子，又是礼部员外郎，琴音即使是做小妾，怎么看都是高攀了。唐三娘不是傻子，陆二公子肯要琴音，我看唐三娘赔嫁妆也想往他家送。”

“那是陆二公子没打算要琴音了？可是他那样子怎么看都像是迷上了琴音啊。”

“这就难解了。”

有人指着走在陆二公子前面衣着整齐的男子问道：“那个是谁呀？好像挺面善的，是他家的仆人？”那男子正粗鲁地推开拥挤人群，让出一条通道给陆祁安行走。

“才不是，那是陆府的三管家，也是滢香楼的老主顾。说是三管家，却是陆府里主子以下的掌权人物，还是侯爷的内侄。”

在嘈杂的议论声中，陆二公子一行越过重重人群，走到滢香楼大门前。

一名褐衣龟奴咧嘴而笑上前迎接，“陆二公子，您来晚了。”

陆祁安优雅地轻摇着洒金纸扇，低声问龟奴：“来的人可多？”

“多着呢！”

陆祁安听了不禁眉头轻蹙。

“不过公子您放心，除了窦大人家的公子，没有谁能跟您平起平坐。今天来的人都是凑个热闹，这标呀，肯定是您的囊中之物。”

听了龟奴谄媚的话，陆祁安才稍稍舒展开眉心，“不是还有一家风头人物吗？”

龟奴摇了摇头，“没怎么听说，估计是三娘故弄玄虚吧，一直都不晓得是什么贵客，要真有这么个人物，遮遮掩

掩的也不见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说的也是。”陆祁安含笑点头。

“让开！让开！”一声声蛮横吆喝引来人群一阵骚动，两队家丁模样的壮汉把密密匝匝的人群硬是从中分开，让出一条宽阔的通道。通道尽头，两顶华丽的大轿子各由八人抬着缓缓移近。

来的到底是什么嚣张人物？陆祁安手中的扇不禁摇得有些急。

大轿在门前停下，壮汉们齐齐面向外面包围着轿子，仆从模样的两名少年急忙上前掀开轿帘。

“赵禹……赵大人。”见到前方轿子里出来的人，陆祁安的脸色不禁沉了下去。

来人闻声抬头，“哦？原来是陆大人，你也来摘花宴？”说话的青年头戴凤翅幞头，身穿圆领绣金襦衫，端正的面容上尽是笑意，正是当朝宰相的第三子——赵禹启，官居羽林军校尉。

神秘人物原来是这家伙！

陆祁安心里暗暗有些不安，自己虽是靖安侯的次子，但父亲只是空有爵位而在朝中毫无权势。对方之父却大不相同，是朝中手握大权的宰相。再加上自己的官位比对方低了一等，诸多方面比较下，自己是落在了下风，但不安归不安，表面上还是波澜不兴。陆祁安拱手回应道：“赵大人今天也这么好雅兴？”

赵禹启豪爽地迈开大步跨上台阶，与陆祁安并肩而立，